

【家有长辈】

最珍贵的礼物

□陈振林



【往事悠悠】

心香一瓣 祭忠魂

□朱勤

三月底的一天,两个弟弟分别捧着父母的骨灰,我紧随其后护卫,在众多亲友的簇拥下,缓缓地向父母的墓地行进。

为父母送行的队伍在墓地前停了下来,在民俗丧葬司仪的指挥下,安葬工作有序地进行,不久便告礼成。

送葬的队伍绕墓一周,我的思绪随着徐徐的清风,被拉回到解放前那个村庄里,拉回母亲一生中最为重要的那一天……

那是1946年的深秋,沛县武工队侦察到国民党乡长刘兆北在姚洼召开乡保长会议。父亲带领着八路军冀鲁豫区(微山湖)湖西革命根据地沛县武装大队,趁夜黑人静从一百多里外急行军,像天兵天将一样突然降临,闪电般地打了一个漂亮的歼灭战,消灭了十几个国民党乡保长,天亮之前又立即撤出,消失得无影无踪,敌人找不到父亲和他领导的八路军,便向家属报复。

次日拂晓前,在姚洼战斗中侥幸漏网的乡长曹德刚带着还乡团包围了我的家乡大朱庄。敌人在村头路口都布置了岗哨,疯狂地叫嚣着:“抓住朱信模和他的家属,大人活埋,小孩活劈,一个不留!包庇八路的,与八路一律同罪!”

我的母亲并不知晓八路军奇袭姚洼的事,这天还像往常一样,一大早就坐在织布机前织布。突然闯进门来的国民党乡兵端着枪指着我母亲问:“你是朱信模的什么人?”母亲机警地回答:“朱信模是俺大伯哥。”敌人又问:“他家的人呢?”我娘回答:“在东屋。”敌人离开我娘,便去东屋搜寻。东屋只是我家的厨房。就趁这个空当,母亲带着我的大弟弟朱守信逃出了院子,将大弟弟交给邻居王明业的奶奶。王奶奶把孙子王明业的棉袄脱下给我大弟弟换上,还抓了一把锅灶下的灰土抹在他脸上,嘱咐他说,有不认识的人问你是谁家的孩子,你就说是我家的孩子。

我则带着年仅四岁的二弟朱守义被群众引走,藏在南场院一个大大的高粱秸垛里面,整整躲了一天,不敢发出一点声音。

抄家的乡兵在东屋扑了空,马上就追了出来。乡兵很快从奔跑的人群中找到了我母亲,一把抓住她就向集中村民的广场走去。我母亲一边走,一边对乡兵发起了攻心战术,她用严厉的口吻对那个乡兵说,你也是朱庄乡的人,咱们都是乡里乡亲,俺村里人都认识你。你抓了朱信模的家属,朱信模绝对饶不了你。朱信模的一个卫兵不是被你们抓去害死了?你们的人和那个告密的人没出仨月就都让八路军抓住公审枪毙了。这事你不会不知道吧?你要是放了俺,乡长没在这里,你们的人谁都不知道。国民党长不了啦,这形势连俺一个妇道人家都知道,你不会看不出来吧?你也该给自己留一条后路吧。说到这里,那个乡兵便把抓我母亲的手松开了。母亲一转身,村民乡亲便挤到前边,把我母亲和那个乡兵隔开来。母亲从人群中逃到最近的秦正法爷爷的后院,被秦家藏了整整一天,敌人多次搜查都没有找到。

当敌人的刺刀顶着母亲胸膛的时候,她临危不惧,急中生智,保护了孩子的生命安全。当敌人再次抓住她的时候,她仍然临危不乱,寥寥数语,句句攻心。这种心计,这种胆识,这样伟大的母爱,化作青山翠谷、松涛阵阵,激荡着后人的心灵,留给我们无尽的追忆和感慨。

插图
巴巴熊

【人生智慧】

计较

□胡英军

一天晚上陪着媳妇去小区的超市,挑选了一堆东西。结账时,我们大致看了一下,两个人勉强能拿得了。所以,当收银员询问是否需要一次性方便袋时,我拒绝了。然而,还没走出超市大门,我手里刚买的东西就接二连三地往下掉,媳妇连忙弯下腰帮我捡起来,可她自己手上的东西又掉了,我又帮她捡……就这样,一会儿工夫,东西就掉了好几次,一只挑了半天的碗还摔破了。我们俩狼狈不堪。我只好返回超市,花一角钱买了一个塑料袋。

看着我无奈的样子,媳妇也无奈地苦笑:“就为了节省一角钱,费了这么多事。”是的,结账时,之所以跟收银员说不要方便袋,就是想家里的方便袋多得是,何必再买一个呢?两个人能克服的困难,就尽量克服呗。但是我把事情想简单了,反而造成了更大的麻烦。

前两年,我在另一个城市上班,住在单位宿舍。因为单位在一个大型商业园区里,吃饭、购物都不是很方便,每个周末我和同事们都会去两公里外的一家大型超市购物。回来时,我们一般会租一辆小三轮车。告知地址后,三轮车司机都说路费12元。我们都坚持只给10元。有的司机好说话,10元钱也让我们上车。但也经常遇到一些司机坚持要12元,我们都不答应。这样的结果是,好多次,我们因为找不到其他三轮车,便一路走回来。走在路上,我们都在四处张望,希望能遇到车子,别说12元,20元钱也成啊。

其实,现在两元钱真的不算什么。平时口袋里掏出两元钱,也是可有可无的心态。路上见到别人掉的两元钱,我们也不一定捡起来。在生活消费方面,也不会为两元钱斤斤计较。然而,面对三轮车司机,我们却认为如果两元钱的价格讲不下来,我们就吃了大亏一样。

生活中类似的情况太多了。事后,我总是忍不住要去反思。其实,真不在乎那一角钱还是两元钱。或许,我们真的没有意识到它重要或者不重要,更跟节省无关。很多时候,我们是在寻找一种平衡,或者叫安慰,一种不自觉的心理安慰。战胜别人的想法,进而改变它,然后融入我们自己的想法。可是,这种胜利没有任何意义。如果我们能少一些这样的计较,多一些实际的考量,或许,下一次再遇到类似的事情时,我们还会如此计较,但那是出于对金钱的节省。这样,才是真正的生活。

四月的这一天,他总会抽出一个小时的时间去商场。他得为父亲买件新衬衫。

第二天是父亲的生日,他当然记得。

每年父亲生日的前一天,他都会准时想起,然后,他会认真地为父亲买一件新衬衫。他也曾想过送其他礼物给父亲,但转念一想,这样的四月天,春末夏初,正是穿衬衫的好时节,用不着花脑筋去想七想八了。

买衬衫时,和往常一样,他一定会仔细挑选,颜色会适当地有些变化,前年是淡黄,去年是深蓝,那今年就纯白的吧。衬衫的尺寸大小他当然记得,那就不能更改。价格方面,他也从来不吝啬,多花上几百元他也乐意。他只有一个父亲。

买好衬衫,他会小心地拿起衬衫,走到商场旁几十米外的快递部。快递部的工作人员也认识他,连连说着羡慕的话:“您真是个有孝

心的儿子,我们都得向您学习。”每每这个时候,他也会微微一笑,算是回答了工作人员的话。他知道,大约在第二天中午,父亲就会在三百公里之外的老家收到他寄过去的衬衫。他想象着父亲收到衬衫时的高兴劲儿。他庆幸自己每年都记得父亲的生日。他体会到了做儿子的快乐。

照例,在第二天中午,他会打电话给父亲:“爸,祝您生日快乐。”然后,他会问:

“我给您买了件衬衫,您收到了吗?”电话那头的父亲会止住习惯性的咳嗽,

说:“收到了,收到了。难得你这么用心。家里红子和小茴都还好吧。”他知道父亲在问候他的妻子和女儿。于是,连声说着好。挂了电话,他又是一阵高兴,他觉得父亲对他寄去的衬衫肯定满意。

今年父亲的生日,恰好轮到他公休。他想回老家去看看父亲。他给父亲打了个电话,开着车上路了,不到

四个小时,他就到了家。母亲正在厨房里忙着,做着他喜欢的蒸土豆。父亲呢,坐在屋前的藤椅上,正等着他回来。

他拿着给父亲精心挑选的纯白色衬衫,走进了父母的房间。打开父亲的衣柜,他想将今年的生日礼物放进去。他一惊,这几年给父亲买的衬衫,居然一件也没有穿,整整齐齐地摆放在衣柜里。那些崭新的衬衫,居然没有打开包装。

这时,屋外的父亲开口了:“虎子,来,陪我下盘棋!”

他走出屋外,见父亲已将棋盘摆好。这是三十多年前的一个画面了啊。那时,他才6岁,父亲也是这样,摆好了棋盘,教他下棋。后来,父子两人的棋艺难分高下,有时一下就是大半天。

他走过去,坐在了父亲的对面,拿起棋子时,他的眼里已含着泪水。

他知道送给父亲最珍贵的礼物是什么了。

【家事直播】

鏊子上摊出的不仅仅是煎饼

□张荣明

四月初的一个周五傍晚,我从济南回到位于沂蒙山的老家。正赶上老家拆迁房子,我无意中从犄角旮旯里看到了一条泛黄的头巾,是娘过去常戴的头巾。这条被汗渍浸泡得掉色的头巾已经变得松松垮垮,拿在手里仔细端详着,我不由想起以前母亲摊煎饼的那些日子。

小时候,我最常看到的就是娘坐在鏊子旁,头上裹着这条头巾摊煎饼的场景。娘左手舀一勺玉米糊扣在鏊子上,右手麻利地用筢子快速地从外向内旋转抹匀,时不时弯腰添柴续火,等煎饼上冒出一阵阵热气,便把煎饼从鏊子上揭下来,一张张轻轻放在盖帘上。一系列动作一气呵成,反反复复,直到把一盆玉米糊变成厚厚一摞煎饼。

我和弟弟相继上初中之后,家里生活仍旧十分困难。因为家远要住校,通常每周六中午回到家,下午便要赶回学校。但不管多忙多累,娘都会准时在每个周六上午摊好厚厚两摞煎饼,作为我们兄弟俩一星期的口粮。遇到春种秋收农忙时节,娘会比平常起得更早,

天不亮就摊完煎饼,然后下地干活。在那段艰苦的日子里,我吃着娘起早贪黑在烟熏火燎的屋里摊的煎饼,慢慢成长,一步步趟过山沟,翻过山梁。

2007年,我如愿考上了山东经济学院,来到了济南。来济南头一天,娘仍旧像往常那样,摊了满满一包袱煎饼让我带着。到了学校,同学们拿的都是鸡蛋火腿汉堡,我的煎饼略带霉斑,显得寒酸而卑微……

寒假过后,我返校前夜,母亲又拿出准备好的煎饼,而我担心被同学笑话,不想再拿着上路,便跟母亲说车上人多拥挤,煎饼会被压碎,娘说那怕啥,一个大小伙子还拿不了这点煎饼?捎着吧,到了学校别饿着。我一看娘不解我的心思,便没好气地说同学们不稀罕。说这话时,我眼睛的余光似乎看到娘的泪在眼眶里打转转。无奈之下,我不情愿地带着煎饼上路了。在长途汽车上,我仿佛看到了同学们嘲笑的目光,便偷偷把煎饼留在了座位底下。下车时,听见司机喊我:“小伙子,你的东西忘带了。”我拼命地摇头,忙说不是我的,便红着脸匆匆跑下车。

下午,我踏上回济的汽车,回望山村袅袅炊烟,心里默默地对自己说:娘的鏊子上,摊出来的不仅仅是煎饼……